

繼「珍惜的牽絆」後
再度纏繞摯意多情

楚茜茜

多情蔓

依附著你的深情

蜿蜒向幸福的最高點

193 Pauline

華順書報公司
7\$160. 元



希代文叢

290

多情蔓

楚茜茜著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發行

多情蔓／楚茜茜著。——第1版。——
— 臺北市：希代，民82
面； 公分。——（希代文叢；
290）
ISBN 957-544-431-0(平裝)

857.7

82002535

多情蔓

作者：楚茜茜
發行人：朱寶龍
行政總編輯：林淑華
執行主編：吳如惠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
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中華民國82年6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蕭雄淋律師

李永然律師

(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)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431-0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Printed in Taiwan

借藍而憂鬱

取紫而幻想

揮紅以熱切

撫綠以安寧



陪你一個寂寞的夜

楚芷茜

是深夜。

雨在虛無縹緲間遊戲，我坐在床上和緘默的空氣對談時，她的電話就進來了。我的思緒被聲響攔斷，而顯得有些手忙腳亂。

靜靜的聽著她的訴說，繁繁絮絮、片段段的，心裏的雨越下越大，從眼眶冒了出來。掛了電話之後，始終……不能平靜。

她說，活的時間這麼長，生存的意義太渺茫。

她說，越往真實的世界走，心越空虛的往不真切的心靈世界萎縮。

她說，大部分的人，找不到小說裏面的男女主角，是不是也包括了我也？

她說，她和白居易是同一組命盤的人，日月會昌曲，又逢三奇，她身上背負了實驗性的命運。問題是在這樣的時代裏，迷戀文學的人是不是越來越少了？大家只關心自己的財富累積和生存問題。我一直忘了告訴她，我也是這組命盤的人。我喜歡聽她說出我心裏的話。

她還說，她覺得遺憾，那麼多不知道生存意義的人，拚命在製造生命，而知道生命真諦的人又吝嗇於給生命製造奇蹟，這樣不均衡輪迴之後的世界，是什麼樣的世界？

我每每總是故作鎮定的看著她，有時也愛問：「妳想，像我們這樣困惑於生活的人，多不多？」

她有時笑得眼淚都出來了，用很不在乎的態度說：「我想很少吧！想通的人不是出家就是自殺。再不然就是遊戲樣的生活，誰要像我們這麼癡傻，對紅塵這般多情。」

是啊！誰要像我們這麼癡傻！我總要為她的話哭。我們彼此對著對方笑，卻在心裏暗暗流淚。

她就是我的主角——紫鸞，一個敢愛敢恨的强悍女子。

什麼？

你是不是不想問我，這個故事是不是虛構的？

是啊，故事都是虛構的，但人物卻是真實的。我將我身邊看得到的生命，抓到故事裏，甚至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。很危險是不是？

我允許你祈禱永不認識我，但看看這個故事，總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

不是悲劇，因為我害怕自己的眼淚，但會不會有你的悲傷情結，我不知道！我沒辦法自己不哭，然後欺騙你的眼淚，我不是這樣的人。

寫書的目的很單純，希望它陪伴你的寂寞，也許只是你千萬分之一的時間，只要你不覺得自己孤單，並得到一些新的感受，這樣就夠了。

多情蔓



第一章

一大早太陽還來不及起床，家裏就開始地震了。

林紫鸞拿耳塞塞住耳朵，躲進衣櫥裏，準備再睡。昨夜的那場不懷好意的雨，下得噼哩啪啦的，害得她沒睡好。她整個人蜷曲在衣堆裏睡覺，不在乎那從四樓傳來的噪音。

林紅武和奶奶林易彩衣，在四樓舞蹈教室裏跳有氧爵士。林紅武上身穿了一件黃色的緊身半截式背心，下身穿了一件亮紫色的緊身短褲，身上的布料省得不能再省了。那

低胸的背心，露出了美麗的胸膛和可愛的肚臍，比不穿衣服還性感。

他身上擦滿了亮油，在激烈的爵士音樂裏，展現屬於男性健康性感的舞步。汗水不斷的湧出，在他那亮滑滑的肌膚上，顯現的是一種奇特的魅力。

林家奶奶和紅武比起來，可一點都不落後。

奶奶穿了一件大紅色的緊身韻律服、黑色的襪套，頭上剪了最時髦的短髮，燙得鬆蓬蓬的。臉上的皮膚保養得極好，六十幾歲的人，看起來像四、五十歲，穿著像二、三十歲，時髦先進得很。

她跟著孫子紅武的腳步，跳得可起勁了，絲毫不比紅武這個職業舞蹈老師遜色。

三樓的林藍生哄了一夜的嬰兒，好不容易天快亮時，嬰兒才睡著。這會兒又被紅武和奶奶給吵醒了，他氣惱的破口大罵：「搞什麼嘛！隔音設備還沒裝好。」

他嘴裏含著奶嘴、手裏抱著嬰兒，喃喃有辭的轉回身，繼續睡。

他的妻子吳麗秋早就起來了，和林家小四——林綠袖在廚房做早餐。

「綠袖，妳可以去叫大家起來了。叫他們下樓吃早餐。」

「不用叫了，大嫂。這麼大聲的音響效果，還吵不起人，那個人可能早聾了。」綠

袖誇張的說。

大嫂好脾氣的笑笑，「紅武不是說要找人裝隔音設備嗎？怎麼還沒裝好？」

「鬼曉得。」綠袖撇撇嘴。

林橙祖和太太王洛仙從二樓下來。

麗秋笑咪咪的迎上，「爸、媽，吃早餐了。」

「好、好。綠袖，妳去叫姊姊起來。她今天要開早餐會報，再不起來，要遲到了。」林橙祖慈祥的說著。

「好啦，我馬上去。」綠袖跑到三樓敲姊姊的門。

「姊姊起床啦——」她拉長嗓音吼著。林紫薰有很嚴重的賴床習慣，每天晚上睡前一定撥三個鬧鐘。

門沒鎖，林綠袖闖了進去。

床上沒有人。

她肯定紫薰還沒起來。她掀起床單，床下沒人。那一定在衣櫥裏。

綠袖打開衣櫥，紫鷺果然躲在衣櫥裏，整個頭縮在衣堆中。這樣還能睡，真是佩服她。

紫鷺身上還是穿著那件破得快爛了的薄棉衣。綠袖搖搖頭，一件睡衣可以穿上十年，這個女人不簡單。講出去沒人相信，這是萬人迷——林紫鷺的作風。

媚兒也死了十年了。沒有人念舊情念到這種地步啊！

綠袖只要伸手一抓紫鷺，她身上那件爛棉衣一定發出嘶嘶的裂衣聲。

真該找架相機，將她這種德行拍下來。

「姊——起床了。」綠袖對準紫鷺的耳朵大吼著。

紫鷺的耳膜被震得受不了，整個人滾到外面來，呆坐在地上，渾渾噩噩的，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她取下眼罩，光線讓她的眼睛好一會兒睜不開呢！然後就看見了綠袖站在她面前，再看看那明亮而呈金黃線條折射入內的陽光，突然整個人回到了現實。

「現在幾點了？」她慌張的問。

綠袖笑了起來，那開朗如鐘響的笑聲，是那麼純男性。而綠袖可是個長相斯文的女孩。

「妳不是每天睡前都按三個鬧鐘嗎？搬來這裏之後，紅武有了自己的舞蹈教室，每天吵死人都不能吵醒妳，我真是××的佩服妳。」

紫黛瞪了綠袖一眼，拾起被她打到地上的鬧鐘，也不理會綠袖就在房裏，快速的脫了睡衣。在腦子裏過濾這禮拜曾穿過的衣服，然後只花了三分鐘，就把衣服搭配好了穿上，連試穿的時間都給省了。坐在化妝台化妝，一邊動手一邊動嘴。

「妳的修養真是越來越好了，也學起紅武說髒話啦！」她不愠不火的說著，那聲調恰到好處，讓人聽了會不好意思的那種。

「哎喲，偶爾一次而已，別這麼嚴肅嘛！」

紫黛瞄了綠袖一眼，「小四，有沒有男朋友？」

綠袖吐吐舌頭。這動作表示沒有。

「妳想妳身邊的男孩子，會喜歡妳這麼說話嗎？」

綠袖低頭。對這個姊妹，她向來畏懼三分。

紫黛頓了頓，手執眉筆畫著，「有空來我公司聽聽課，這麼漂亮的女孩，氣質可不能糟蹋了。」

「哎喲，哪這麼麻煩！妳睡衣櫥氣質就好？那件破睡衣也可以換了吧？」綠袖賭氣似的說話。

紫薰倒一點也不生氣。

「衣服是媚兒給我的唯一紀念，那麼好的同學送的，我捨不得丟。睡衣櫥妳以為我喜歡啊！也不知跟紅武說過多少次了。他以爲有奶奶當靠山，就可以不聽。懶得跟他吵，免得奶奶又搬出那套兄不友、孫不孝的道理。」

「別想找我去妳公司聽課，我没興趣。」綠袖吐吐舌頭，這幾乎是她的習慣。然後砰的一聲關門出去。

紫薰搖頭，家裏的怪物夠多了！同樣是一家人，思想、個性卻差了十萬八千里。

紫薰梳妝打扮整齊之後下樓。大家都在飯廳裏。爸媽邊吃邊看報；奶奶和紅武滿身大汗的舞動著身軀，在樓上還沒跳夠，一邊吃還邊討論著舞步；綠袖坐在一旁，打電動玩具；大嫂在廚房泡牛奶；大哥是肯定還沒起床了。

紫薰向爸媽打個手勢，表示她上班去了。而事實上她也懶得吭氣。每天早上起床，心情都不好。